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講堂遺錄（一）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講堂遺錄
(一)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講堂遺錄 / 錢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1.7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0997-2

I. ①講… II. ①錢… III. ①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文集 IV. ①B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1) 第100598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講堂遺錄

作者 錢穆 著
責任編輯 郝軍啟 陳春玲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ublishing.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875
印張 55.5
字數 625千字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0997-2
定價 125.00元 (全二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本書為錢賓四先生講堂記錄稿，全書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為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起，先生在昆明私立五華書院所作「中國思想史」一系列講演中，最先六講（上古、孔子、孟子和其他儒家、墨子、道家、名家）之講稿。原稿為五華書院創辦人于乃義先生所記錄，曾自三十六年一月至五華月刊創刊號起，逐期刊載。據先生所著「五華書院文史研究班文史學科三年修養綱領」推知，先生在五華書院共作三十次有關「中國思想史」之講演。除上述六講外，尚知有第七講「陰陽家」（據五華月刊）、第八講「秦漢間之新儒家——易傳與中庸」、第九講「東漢以下宗教思想之復活」、第十講「魏晉玄學與南渡清談」、第十二講「大乘佛學——空宗」、第十三講「大乘佛學——相宗與性宗」（據孫鼎宸先生「錢賓四先生論著年表」）。惟此數講僅見題名，並無文稿。其實有關「中國學術思想史」方面之論題，先生早在北平各大學任教時，以及抗日戰爭時期流亡大後方任教各大學時，講課早已屢有涉及，並曾有多篇論文分別在報章雜誌發表。民國三十五年冬在五華書院開講「中國思想史」，講題與早期論文名多雷同，或即據早期所寫論文講授。此等已

發表之論文，先生晚年已將之重加整理，按時代先後分別收入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各冊中。讀者如有興趣，可參考是書。

第二部分為先生流亡香港時期，應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之邀請，所講一系列「中國學術思想史」中三時段之講稿，計為一九五九*年「明清學術思想」六講，一九六一年「秦漢學術思想」六講，一九六二年「先秦學術思想」六講。此十八講因當年有人筆記交新亞書院雙周刊發表，故得留存。一九八九年，先生整理新亞遺鐸一書，一則以其書卷帙已鉅，再則此項講演與新亞書院亦無直接關係，故而未予收錄。今整編全集，即將此十八講收入本書。

第三部分為先生晚年定居臺灣後，於一九七四年九月至翌年暑，為中國文化學院研究生所開「經學大要」一年課程之講稿，共三十二講（其中缺有關「漢儒通經致用」一講）。先生當年開設此一課程，乃為了卻其數十年之心願。蓋民國十九年，先生撰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在燕京學報發表。其前北平各大學本皆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諸課，並主康有為為今文家言，是文一出，今文家言不能成立，此等課程遂多在是年秋後停開。此本為一時現象，假以時日，學術界自可有一適當調整。不料時局動盪，繼以日本大舉侵華，國家存亡未卜，人心惶惶，再無人有心及此專門學術探討。經學一課停開，竟因循數十年未能恢復。先生引為內疚，曾言其撰文主旨，本為看重經學，故特指出講經

*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學不能專據今文家言，未料結果竟正相反。為此耿耿在懷，屢思有所匡正，而皆不果。一九七一年，先生完成朱子新學案一書後，自知年老精力漸衰，急欲對此有所補救。自忖寫經學史專著已不可能，宜應改變方式。思之再三，決定且寫一本簡要經學入門之作。計劃此書分兩步驟完成：第一步：先開一門經學課，上堂講授一年，將講稿寫出。第二步：再配合講稿內容，引據古人經學專著，加以評論，主要針對皮錫瑞經學歷史及經學通論兩書，以及由此旁及之其他相關經學專著。上堂講授，可儘量求其淺易，以照顧學生缺乏經學知識之背景；引述古人專著並加評論，則不宜過簡，應比照一般學術水準。兩者相輔互補，庶可引導學生對經學由淺入深得一整體瞭解。

先生於開課前，曾兩度赴書店親為學生尋找參考資料。並重讀皮氏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二書，為講課作準備。一九七四年秋，正式開課，每星期一次。課名定為「經學大要」。開課前已預先指定專人負責錄音及整理講稿。原計劃每次講完，儘速寫出講稿，俟全年講畢，再進行第二步工作。不料因故講稿未能如期交出，僅最初數講曾送先生過目。一九七八年，先生大病一場，病起雙目已不能見字，仍時以此稿為念。一九八七年，終得最初十一講，其中部分尙為未整理之草稿；其餘二十餘講只見五十餘卷未寫出之原始錄音帶。時先生已九十三歲，且常在病中，賴夫人整理草稿，逐篇唸出，且聽且改，僅能略作文句之修飾，已難從事內容之增刪。先生復時時催促儘速寫出錄音講辭。然至一九九〇年遷出素書樓時，僅能匆匆再寫出四講。至此上學期十五講已全部寫出。惟此四講未及從容修正，先生即溘然辭世矣。

一九九一年，擬議為先生出版全集。編者先將數十卷錄音帶從頭聽過，深感整理困難，蓋因錄音時間已久，音質有損，前後秩序復有錯亂。當年學生筆記宜可作參考，亦遍求不得。幾經考慮，乃決定「經學大要」講稿僅收入第一學期之十五講，放棄第二學期十七講。

一九九六年，全集甲、乙兩編已完成，丙篇各冊稿亦大致整編完竣，僅餘最後新編「講堂遺錄」及「素書樓餘瀋」兩書文稿尙待整理。謀議久之，終覺「經學大要」一稿殘帙可惜。先生曾言：此稿不能照原定計劃完成，是一遺憾。惟三五十年之內，未必有人能寫出一部簡明經學史。先生向認中國之前途繫於學術之復興，欲復興學術，大學生不論唸何系，皆應對本國學術思想史有一通體之認識。此稿雖簡單，有志者讀此一書，自可尋向上去。則此稿之完成，或仍有相當之意義也。

一九九六年冬，整理工作開始著手。編者先將數十卷錄音帶反覆聽過三遍，因錄音順序有誤，其中又有遺漏，必先對整體內容熟悉，否則不易寫下。凡遇人名書名以及引文，又需一一核對原書。其中艱辛，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幾乎中輟者屢，終能勉力寫出，底於完成，庶亦可告慰先生在天之靈矣。

本稿遇錄音有遺漏處，均加注說明。有疑慮處，只刪不增，以免走失先生原意。

本書之整理工作，由胡美琦女士及何澤恆教授、張蓓蓓教授共同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目次

五華書院中國思想史六講	一
第一講 上古	一
第二講 孔子	一五
第三講 孟子和儒家	三一
第四講 墨子	四九
第五講 道家	六三
第六講 名家	八一

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中國學術思想十八講

九一

先秦學術思想

九一

第一講

九一

第二講

九九

第三講

一〇七

第四講

一一七

第五講

一二七

第六講

一三九

秦漢學術思想

一四九

第一講

一四九

第二講

一五五

第三講

一六五

第四講

一七三

第五講

一八三

第六講	一九一
-----	-----

明清學術思想

第一講	二〇一
-----	-----

第二講	二〇九
-----	-----

第三講	二一七
-----	-----

第四講	二二五
-----	-----

第五講	二三一
-----	-----

第六講	二三九
-----	-----

素書樓經學大要三十二講	二四七
-------------	-----

第一講	二四七
-----	-----

第二講	二六一
-----	-----

第三講	二七九
-----	-----

第四講	三〇三
-----	-----

第五講	三二三
-----	-----

第六講	三四五
第七講	三六五
第八講	三九一
第九講	四〇九
第十講	四二七
第十一講	四四三
第十二講	四六五
第十三講	四八一
第十四講	四九七
第十五講	五〇九
第十六講	五二七
第十七講	五四七
第十八講	五六三
第十九講	五八五
第二十講	六〇五

第二十一講	六二五
第二十二講	六四一
第二十三講	六五九
第二十四講	六七七
第二十五講	六九七
第二十六講	七一七
第二十七講	七三七
第二十八講	七五三
第二十九講	七七五
第三十講	七九三
第三十一講	八一五
第三十二講	八三三
附錄	八五七

五華書院中國思想史六講

第一講 上古

一

什麼叫做思想？大智度論說：「人心可分兩種：一是念念生滅心，一是次第相續心。」「念念生滅心」，忽起忽落，前念後念，不相照應。譬如雨點，點滴下落，各不相顧。「次第相續心」，則前後連貫，因甲及乙。譬如河水，後波追逐前波，便成川流。所謂「思想」，即指次第相續心而言。一個人爲了考慮一件事，每每會想到幾分鐘、幾點鐘、幾天、幾個月，次第相續下去。這就是思想。若論思

想家，往往碰到一個問題，釘在心上捨不掉，有的可以繼續到幾年、幾十年，才能解決。

思想進行有兩個方式。一則譬如人體循環器官內的血，由大血管輸送到小血管，又送到神經末梢，遍及全身。此猶思想家由一問題的大處想到此問題的小處，面面周到，無微不至。這是一個方式。另一方式，則如溝渠池港的水流，匯到長江大河，再由江河匯流達海。此猶思想家由一小問題逐次推想到大的問題上去。這是又一個方式。這叫做「思想的體系」，這是要解決一個問題一定有的次序。

有些問題，一個人不能解決，須待於多數人之共同研究，其間各人的思路不同，這便成功了思想上的「派別」。問題的方面既多，又非一時所能解決，每每延續到幾代，幾千百千代，才能解決此一個問題，次第相續，遂造成了「思想史」。思想既成功了一部歷史，便知此等思想並不是隨便的思著、想著，而有他客觀的對象與必然的層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每每三千年、五千年，祇解決了幾個問題。而這幾個問題，可以使這一個國家或民族裏幾千年來能用腦子的大思想家，都集中精神來對付它。所以一部思想史，是一部文化史的核心，亦可說是文化史的生命。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既有文化歷史，也就有思想。思想繼續不斷，有生命，有系統，有組織。它必要能對付得幾個大問題，才足以見此民族的力量，才足以見此國家與民族的特色。他們思想的對象不同，方法也不一樣。而同一個問題，也可以有兩個以上的方法。思想之內容與方法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民族，造成了不同的文化。

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曾有些什麼想法呢？不能說今天這樣想，明天那樣想，這是忽起忽落，念念生滅，算不得思想。也便創不起文化，造不成歷史。文化歷史都是次第相續的心的歷史。換言之，祇是一部思想史。

我在前幾年，曾寫過一部國史大綱，這是一部普通歷史。後來又想寫一部文化史，祇寫了一簡編。現在又想寫一部思想史，也祇先從簡編寫。寫思想史，就是寫文化史的「中心」，寫文化史的「動源」。就是要看我們的祖宗曾想些什麼？用什麼方法想？我們且不論好壞，祇先拿歷史的眼光，來看它的內容和真相。

普通史只說的歷史的浮面和外層。文化史說到歷史之各方面各部門，始是歷史之全體。思想史則是歷史之中心主腦或骨幹。合此三部，始成為歷史之全部，始可了解中國已往之一切。

近來許多先生，都寫中國哲學史。為什麼我這一部書不叫「哲學史」，而叫「思想史」呢？因為嚴格說來，可以說中國沒有「哲學」。換言之，就是中國沒有像外國一般所想的問題與方法，所以不必用外國的學名來牽強附會。但是卻不能說中國人沒有「思想」。中國思想與西洋思想自有他不同之點，我們主要的就是要講他不同之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描寫人物，必要寫出他的特徵。寫一國的思想亦復如是，當然要表現出他的本來面目與特徵所在。

二

講思想史，必須從本原處看到末梢，由粗大處看到細微，由共通處看到個別。這是一定的方法，否則將看不到各派思想之真際。

什麼是最粗大的和共通的呢？大抵人類思想，從其源頭看，從其粗大處和共通處看，都逃不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我們叫他「宇宙論」，另一個問題我們叫他「人生論」。凡屬人類所討論的問題，都不能逃出「宇宙」、「人生」之外。這兩個問題，都應該有一種科學方法。前一個屬於「自然科學」，後一個屬於「人文科學」。西洋人對此兩問題大體是喜歡分開講的。無論哲學也好，科學也好，宇宙與人生，他們卻把來分得清清楚楚。中國人卻喜歡合攏來講，這叫做「天人合一」。講的不好，自然是籠統混雜。但講的好，也就不致支離破碎。

本來人即自然，為什麼定要把它分開呢？有人說：「中國思想界祇有人生問題，沒有宇宙問題。」乍看似乎如此，仔細研究，卻不盡然。宇宙問題不解決，人生問題斷無辦法。譬如房屋將要傾倒了，你還能在裏面講人生問題嗎？中國思想既喜歡從融通處著眼，那有注意了人生問題而轉忽略了宇宙問題的呢？這祇為中國人思想在形式上沒有如西方人一般嚴密劃分，因而引起了許多誤會。